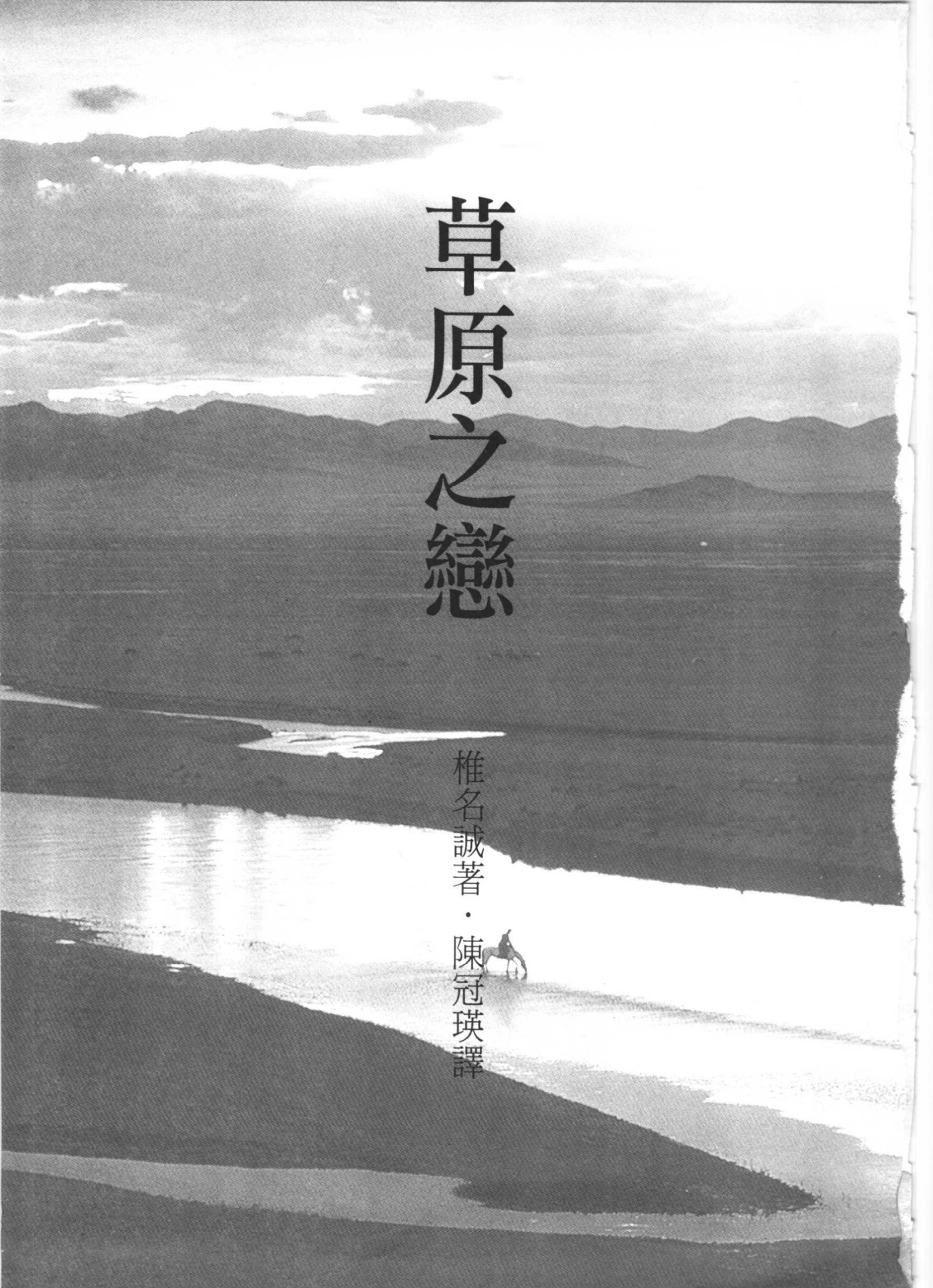


草原之戀

一望無際，如海一般令人心嚮往之的草原之國。

椎名誠◆著 陳冠瑛◆譯





草原之戀

椎名誠著・陳冠瑛譯

譯序

陳冠瑛

風舞雲戲青草香，神駒化身為吉普車，馳騁在浩渺無垠的大地上，城堡似的蒙古包寂靜聳立，密林深處狼兒閃著好奇的眼偷窺，精靈低語呢喃，草原上飄著花香和酒香，遠天傳來大地鼓動的聲響，旅人停下腳步，倦臥草之海。

小學時就讀的學校教室不是層層疊疊的鳥籠，而是像蒙古包似的八角形建築物，六、七間教室像小小的蒙古包聚落，一個年級一個蒙古包，在那時相當獨特。小小的心靈早已認定，蒙古包長得就像教室大小。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金庸熱潮，對蒙古的認識又增加不少，像鐵木真、大汗、金刀駙馬等等，也吃過「蒙古烤肉」。直至外蒙古獨立，使中國版圖上美麗的秋海棠變為一隻老母雞，我對蒙古的認識仍舊如乾地般貧瘠。接獲翻譯前慌亂地吞嚥一些蒙古相關資訊，想以漢民族的眼光審閱日本人對蒙古的介紹，不過，一看到作者的名字，立即知道《草之海》並不是



旅遊介紹書。椎名誠在日本是一位有名的導演與旅遊家，足跡遍布五大洲的蠻荒之地，以風趣、感性的描述自成一格。

翻譯時，我會放下書，走出陽台，抬頭以乾澀的眼凝視台北混濁的天空，想像滿天碎鑽般的星辰，汽車聲轉化為馬蹄聲，高樓大廈像層巒疊起的丘陵，一樣的風卻有著不同的氣味，這是閉起眼也無法改變的。逛市場時，甚至會繞到羊肉攤前盯著難得一見的羊頭，為漢民族殘忍、浪費的宰羊方式尋找藉口，不過對物產豐饒的我們而言，似乎很難體會貧瘠地區長久以來累積而成的生活智慧。盯著羊頭，想起書中作者對閃著黑金光芒、葡萄乾似的「羊大便」的描述，學著作者努力搜尋「羊大便的一生」，因而一個人在市場上發出詭異的笑容。

書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纖細、敏銳的觀察力，以及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春天裡銀潔的冰雪融化，翻轉為肥美的牧草，寒冬中蘊藏的小生命和春風同時降臨草之海，羊和馬像是辛苦的園丁，啃食青草，努力維護一片濃顏豔彩的花園。在嚴酷的環境之下，人對動、植物格外懂得珍惜，連脾氣都彷彿是平坦的草原



一般率直。

作者躺臥草地，以身體與大地道別的方式令人嚮往，反觀台灣公園的草地上，大多立著『請勿踐踏』的牌子，不然就是滿地的垃圾，連風似乎都充滿異味，公園對我們而言，只是以眼睛來欣賞，或是掩鼻快步離去的地方，當然很難想像能在其中悠閒嚼根草的景象。

騎馬民族將慍悍的一面完全隱藏在熱情之中，而他們所擁有五・○像千里眼似的視力，更是讓四眼田雞的我又愛又恨，不知牧民的聽力如何，否則媽祖可能要改聘蒙古人為其助手。

那答姆祭讓我大開眼界。豐碩的牧草使牧民得以喘一口氣，騎著馬、趕著馬車，一家大小趕來參加這一年一度的大會，光想到幾百個人、幾百匹馬聚集一堂的畫面，腦中立即感應到人、馬雜沓的熱鬧氣氛。看過賽鴿比賽卻從未看過賽馬比賽的我，只見過幾百隻鴿子在晨光中盤旋，遮蔽了一片天空，使原本就灰暗的天空更加昏暗的景象。鴿群散去之後，只見鴿羽輕柔飄落於一地的寧靜中。賽鴿比賽是鴿子獨自努力，但是賽馬卻是騎士與馬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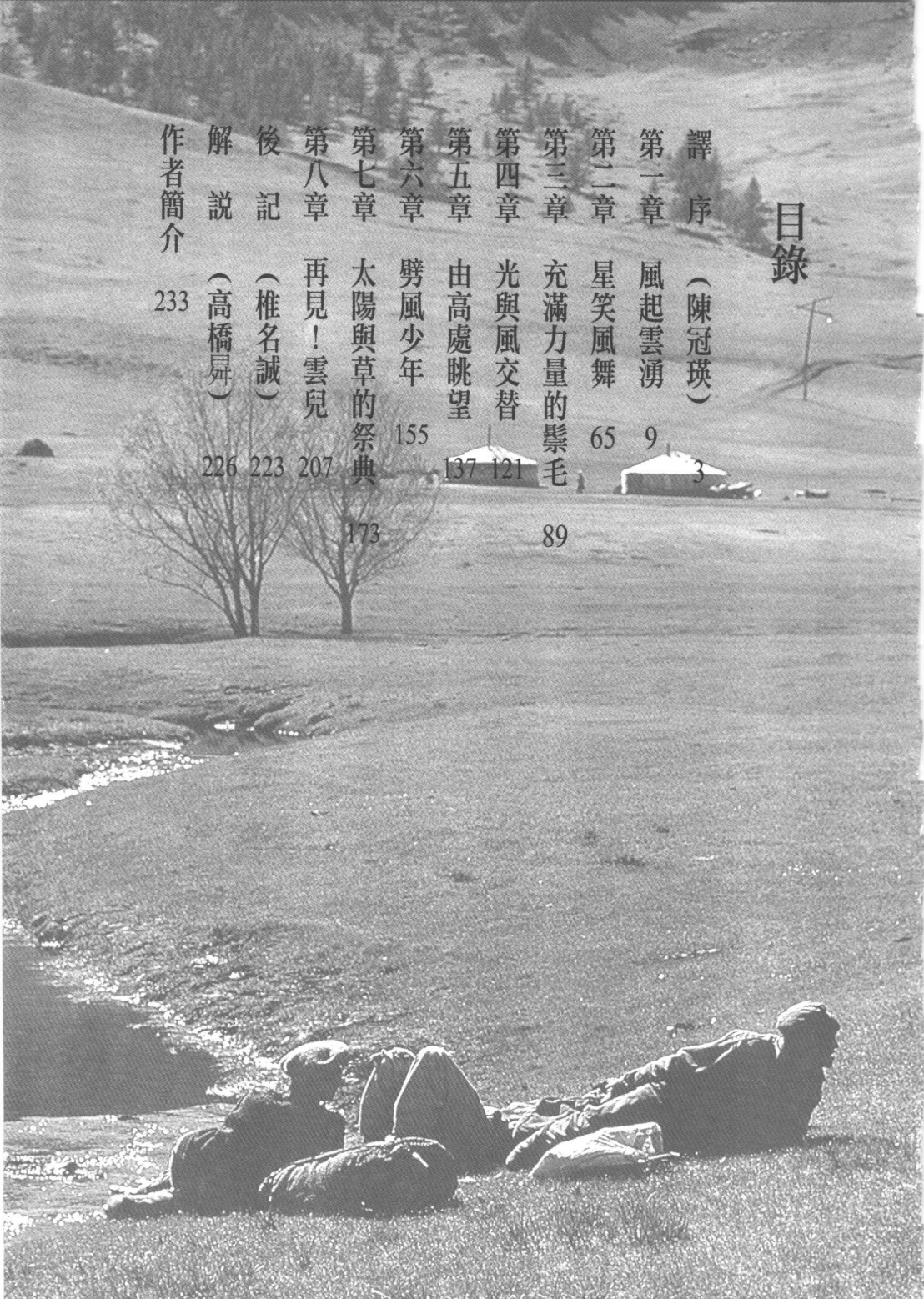
為一體，朝向同一個目標奔馳。讓人驚奇的是，只有六、七、八歲的騎士，也以大人的速度疾馳，在蒙古，連小孩也神勇無比。

泡上一壺奶茶，翹著二郎腿，全身充滿乳香和青草香，漫遊在草之海，飄飄浮浮，看著半雌半雄的闖馬的痛苦經驗；作者飽受馬鞍攻擊跌落碰撞達地獄後，像女人經歷初經經驗般，竟會翹起小指，娘娘腔地泡茶；課長的祕方以及靈光一閃的獨門料理；掛著一大串護身符、頂個大光頭、像怪僧的攝影家；有如千里眼的巴頓摩夫；料理博士小林以及咩咩叫的羊兒和英挺的馬兒……想像自己躺臥在波浪起伏的草之海中，連風都帶著乳香和酒香，讓人不飲自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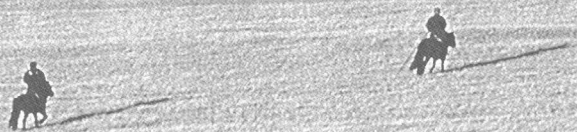


目錄

譯序	(陳冠瑛)	3
第一章	風起雲湧	9
第二章	星笑風舞	65
第三章	充滿力量的鬃毛	89
第四章	光與風交替	121
第五章	由高處眺望	137
第六章	劈風少年	155
第七章	太陽與草的祭典	173
第八章	再見！雲兒	207
後記	(椎名誠)	223
解說	(高橋昇)	226
作者簡介		233



第一章
風起雲湧



1

前往蒙古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由日本前往中國北京，然後搭機進入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另外一條路線由莫斯科飛往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次克，然後搭乘飛機或火車南下進入烏蘭巴托。

無論走那一條路線，都無法一天就到達烏蘭巴托，不過經由中國前往較快，兩天即可到達；如經由俄國前往，則須花費三天的時間。

即使如此，與以往相比，路程仍是快了很多。中國與烏蘭巴托之間的航運自一九八六年開通，在這之前，經由中國的路線，一般是搭乘由北京與俄國相接的火車，而一星期也不過兩、三班的班次。

從北京到烏蘭巴托的飛機一星期只有一班，是四十七人坐的螺旋槳式蘇聯機安德諾夫二五型機種，光看外表，即可知道這飛機曾被頻繁地使用過。一搭上飛機，立刻可以聞到蒙古特有的氣味——強烈的乳臭，這應該是長期以來，乘客的氣息或體臭滲透

所造成的結果。

乘客中有蒙古人、蘇聯人與我們日本人和幾個不知是那個國家的亞洲人，由於一星期只有一個班次，因此座無虛席。反過來想，也可以說是因為乘客太少，以至於只是四十七個座位的飛機，一星期也只需飛一班即可，而這完全是因為歐亞邊境的航線過於空曠的緣故。我坐在飛機上，腦中跑出像這樣無常性的胡思亂想，令人相當愉快，使沉寂已久的思緒再度飛揚。

由於前往歐亞大陸的邊境航線經常會發生意想不到的怪異經驗，因此十分有趣。搭乘令人懷疑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飛越過中國西域的巨大複葉機（為兩片螺旋槳、可乘坐十六人之客機），飛行時高度並沒有提高很多，只在離地面三百公尺左右的高度慢吞吞地飛，像這樣的飛法，連鳥都飛得比它高，若稍為失速的話，豈不就立即墜機了嗎？不過真要如此，也是命中注定、沒辦法的事……，處在這樣的飛行時刻，沒想到我的心情居然處在一種奇妙的安穩狀態，甚至覺得不論何時死都無所謂，心想著自己也活到這把年紀了，比在那邊飛的鳥活得還久，不管變成什



麼樣子都無所謂……思緒像這樣天馬行空地飛馳著，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在莫斯科搭乘天空溫度為攝氏負六十度，地下溫度為攝氏負四十五度極寒的西伯利亞國內航線時，可乘坐六十人的噴射機伊利休機已座無虛席，但即使如此，仍是載不下所有乘客，居然還有四、五個人買站票。由於沒有暖氣設備，因此買站票的乘客只好穿著長長的外套，站在廁所前面挽著臂、無聊地站著。

由莫斯科起飛九小時後到達伊爾庫次克時，機門結凍到無法開啟，必須由拿著巨大瓦斯爐、像是專門開門的技術人員以火來解凍，才使我們終於可以踏出機門。

與這種情形相比，在充滿乳臭味的蒙古飛機上，眺望著由褐色的中國景色變化成一望無際、綠油油大草原的蒙古風光，欣賞這令人舒暢的大規模變化，心情變得十分平靜。

蒙古航空的空中小姐臉頰像蘋果般泛紅；機上的餐點有啤酒和清涼飲料，也有少許較肥的肉片與餅乾，還附有「斯敏阿魯須」的小瓶裝蒙古酒，喝了這酒，在滿足地發出「呼——」的呻



吟聲中，安德諾夫機突然降下高度，隨即降落在烏蘭巴托。

2

雖然曾在歐亞大陸到處旅遊過，但這次的蒙古之旅卻是第一次。大約十年前左右，我曾橫向移動旅遊東南亞，接著轉了一圈印度，且嘗試橫斷俄羅斯。中國則拜訪過三次，也曾深入戈壁荒漠和塔克拉馬干沙漠。一九八八年加入朝日新聞樓蘭探險隊時，更遠征至斯文赫定探險記錄中所寫『迷惘湖』的所在地羅普諾爾，站在湖水乾涸的不毛空地上思考諸事。

閱讀有關夢幻國度「樓蘭」的文獻時，必定會出現匈奴這個名詞。我看到過好幾次對匈奴的記載是這樣的：以擁有強大勢力而自豪，具有高超騎馬戰鬥技術之野蠻的侵略性民族。

即使在俄羅斯的文獻中，他們也由不同角度記載著匈奴是必須警戒，像魔鬼般野蠻的草原民族。

匈奴指的即是蒙古，當我漸漸瞭解此一事實時，也對夾在俄國與中國兩個超級強國之中的騎馬民族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翻開地圖觀看歐亞大陸，蒙古確實被夾在廣大的俄國與中國之間，其所處的地理位置被這兩個國家上下緊緊地箝制著。

在過去以成吉思汗為首，幾乎稱霸歐亞大陸的蒙古大帝國的意氣與能量，經由歷史的操縱後，被堅固地封印。

從飛機下來，走過寬廣的飛機走道，風輕輕地拂面，第一次接觸到蒙古的風，雖然已是夕陽西下時刻，萬里無雲的天空仍顯得十分蒼白、深遠而清澈。

「這就是所謂的蒙古藍吧！」

鯉淵教授仰望天空時吐出這句話。

「啊！原來如此，這就是……」

雖然教授尚未說之前，我根本沒聽過蒙古藍這個字，不過卻假裝很懂的樣子，以充滿讚美的表情仰望天空。萬里無雲，也沒有飛機和鳥的蹤影，遠方可看到平穩的草山隆起。除了機場設施之外，看不到任何人工建築物，也聽不見引擎聲或警笛等等「都市人工音」。

比日本面積大四倍的國土上，人口僅有二百萬，首都烏蘭巴



托有五十萬人。在這個超空曠的國度裡，最先聽到的聲音，正確說應該是「風聲」才對。

我們在看不懂寫些什麼的蒙古語版的入境卡上隨便填寫適當內容，在蒙古已生活兩年半、現在亞細亞大學教蒙古語的鯉淵教授說：「反正也沒有人會看，所以只要填上些文字就可以了！」

同行的成員中，除了教授之外，還有攝影家高橋昇先生，這位以名作《超越》系列聞名的攝影家，無時無刻閃著尖銳的目光，只要朝他身體的某處轉上發條，瞬間就會如乙醛般變化無窮，而他就是這樣全身散發出讓人有所期待感覺的人。另外一個成員為岩切靖治，是讀賣廣告社的部長，大家稱他為部長，是與我同年的老朋友。

當岩切部長在都立杉並高中當古典型老大時，我在千葉的鄉下高中當推薦型老大，由於上面已沒有更強的人，所以我就像暴力型的男子手下經常會有優秀的輔助人員一樣，在大家的幫助下，因遞補制而當上老大。岩切部長手下有一位宇田川課長，雖然頭腦敏銳，國語、數學、社會、理化科目都相當優秀，但對野



外的炊事卻好像有點困難，沒想到如今居然謠傳這位宇田川課長將擔任此次旅行的臨時廚師。

除了我之外，教授、部長、課長，還有攝影家，都曾來過這裡好幾次。而這次所做的電視攝影記錄影片，主要是為了追尋探索深植在蒙古人民心中的英雄成吉思汗，以及他所創有如夢幻般的豐功偉業背後的實象，因此已經有數名攝影成員先行進入。

如教授所說，機場的海關人員除了護照之外，什麼也不看。走出外面，阿魯坦斯夫已穿著迷彩服在那裏等著我們出關，他是蒙古電視廣播委員會的現場責任者，長著一張像昔日日本鄉下常見到處找人吵架的強悍頭目的臉。

「好久不見！阿魯坦星人！」岩切部長說道。

一聽到這句話，阿魯坦雙手突然伸出巨大的螃蟹鉗，化身為阿魯坦星人，然後又立刻恢復正常，雖然這是事實，但是請不要相信。

「你好」的蒙古話是「山杯伊農」，我用「三杯濃」來記。阿魯坦斯夫的阿魯坦是黃金的意思，斯夫則是斧頭。也就是說，

